

江西通志稿

第九一册

地 250
42
音 = 91

開鑿大庾嶺路記

唐 張九齡

先天二載龍集癸丑我皇帝御宇之明年也理內及外窮幽極遠
 日月普燭舟車運行無不求其所寔易其所弊者也初嶺東廢路
 人苦峻極行徑費緣數里重林之表飛梁業截千丈層崖之半顛
 踣用惕漸絕其元故以載則會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而海外
 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
 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而越人綿力薄財夫負妻戴勞亦久矣不
 虞一朝而見恆者也亦有聖政其何以臻茲乎開元四載冬十有
 一月俾使臣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飲冰矢懷執藝是度緣磴道
 披灌叢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險之故歲已農隙人斯子來役匪
 逾時成者不日則已坦坦而方五軌闢闢而走四通轉輸以之化
 勞高深為之失險於是乎鑿耳貫胸之類殊琛絕費之人有宿有
 息如京如坻寔與夫越裳白雉之時尉佗翠鳥之獻語重九譯數
 上千雙若斯而已哉凡趨徒役者聚而議曰慮始者功百而變常

江西通志館稿紙

樂成者利十而易業一隅何幸二者盡就况啟而未通通而未
 斯事之盛皆我國家元澤遠達絕垠胥洎古所不載寔可默而無
 述也查刊石立紀以貽來裔是以進之琢之樹之不朽

宋 汪藻

相屬也而石頭阻江負城十里而近至此者非風濤之不時則薰	南方之人往來吾州與夫屬州之吏受約束大府者肩相摩而袂	驛也豫章據吳楚會衝扼甌閩交廣之吭故古今為刺史治所凡	江西王中丞詩則自晉以來知其為石頭至退之時又知其嘗為	為西昌俾縣令治其地蓋今石頭是也及觀韓退之次石頭驛寄	石頭於他書無所見以圖志攷之惟唐武德中嘗以豫章之西境	餘函次石頭悉投之江中遠今且千載而洪喬之名與此山俱傳	喬投書之地晉史記及世說稱洪喬為豫章太守去都日得書百	自豫章絕江而西有山屹然並江而出曰石頭清者世以為殷洪	述也查刊石立紀以貽來裔是以進之琢之樹之不朽	樂成者利十而易業一隅何幸二者盡就况啟而未通通而未	斯事之盛皆我國家元澤遠達絕垠胥洎古所不載寔可默而無	述也查刊石立紀以貽來裔是以進之琢之樹之不朽
---------------------------	---------------------------	---------------------------	---------------------------	---------------------------	---------------------------	---------------------------	---------------------------	---------------------------	-----------------------	--------------------------	---------------------------	-----------------------

新門龍南山路記

明 王宗徐

龍南界虔州南際萬山盤錯崇紆百餘里深水支折截奔溯洄盡
 邑之轉輸經水行者必道龍頭會一邑十派之注瑞悍峻駛亂石
 交錯其中薄踏礫河廉利如劍舟者一失勢往往有碎溺之虞夾
 岸兩山綿亘天際壁立冬涸石出猶可緣步登躋自春徂秋霖潦
 汎行寒裳揭涉類墮在指顧間邑侯岷泉王公萬歷甲戌筮仕茲
 邑至龍頭親履其險慨然思所以奠之廣詢博訪惟害是除若得
 緣山開路以便往來雖重費不惜於是予族元王宗蓋以書民慮
 命陳疏鑿之方候審其可行遂委修督乃捐紫宅工舉危陞險塊
 巖推剛焚勛延緣梯棧凡開道三百五十餘丈又建梁壑石梁一
 座以便魚貫引致之勞於是水行陸挽兼濟永集積世宿弊一旦
 若化方軌中矣工既告成余謂余附隸之民將世世蒙休不可以

三

無言余謂除道之令王政所先周禮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
 山林川澤之阻而使合方氏專掌遠之蓋聖王便利生民之大德
 猶元氣之在人身周運無滯一或壅故希不垂於斃如龍頭之害
 於人甚矣東隘峭札開鑿既艱又水道經更無別徑茲也禪人為
 以平天險輸神機以代化工巍然於百世之上而嘉然豁啟於
 千百世之下其茂烈表監豈與夫寸禪尺益者絜比多寡哉語有
 之活千人者其後必昌信斯言也侯所食報寧有既乎爰記此以
 俟俟名繼孝字純甫別號岷泉姑蘇崑山人

梅嶺路均利記

明 張弼

梅嶺道路乃南雄南安兩府共給其役共享其利者故驢騾馱載
 少壯擔負皆於中途博換蓋民情土俗以為定例自前代已然洪
 武初亦因之而設小嶺中站遞送官物公私皆習而安之無所爭

也。自景泰初，因軍餉而以南贛皆為廣東行鹽地方，則南雄之貨過嶺者益多，馱擔者可得厚利。南雄之民始創南貨過北者，直至南安城下，北貨過南者，直至南雄城下之議，其議似公，故官無確斷。民起私爭，殺傷狼籍，文移旁午，商旅不通，兩府交病。凡二十年，屢斷屢爭，卒無寧歲。蓋由未盡委曲，不知中途博換之法，斷斷不可易也。其故何哉？蓋北貨過南者，悉皆金帛輕細之物，南貨過北者，悉皆鹽鐵粗重之類，過南者月無百馱，過北者日有數千。過北之貨偏多，則南雄獨擅其利矣。南雄擅其利，南應夫役之常，固宜。南安既失其利，而夫役之常則不可辭，無利有害，將何以堪？此民之所以必爭，雖嚴刑重罰而不能禁也。伊欲禁之，夫役之苦，伊誰代之？必共享其利，斯可共給其役。自古中途博換而不可暫易者，其中委曲乃如此，不明乎此，所以久而未定。蓋彼此交往者，天下之通論，中途博換者，一方之事宜，既合事宜，即為通論矣。豈能容偏私於其間哉？弼自成化戊戌夏到任，里民男婦號訴者日數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百徐閱成泰既爭而斷，既斷復爭，由當時文移鮮得其肯綮，致是紛紛也。據父老之辭，明利害之要者，達諸江西廣東藩臬與巡歷鎮守諸處，乃各以藩臬之行部者，躬蒞其地而議之。期會弗齊，又久未詣，乃是年十二月三日，廣東按察司簽事道州趙公弼檄弼至中站，會南雄知府黃漢江、公璞合兩府耆老及凡沾利之人，一一俯詢而公議之。咸交口合辭曰：自古中途博換，兩府利害皆得其中，近欲變此例者，居近中站之民，利心無厭之私也，不可為私利而變成法，遂斷以一依中途博換舊例。軍民驩呼而退。江公即曰：非紀之於石，又將有私意變亂者，予記之。未入石，而南雄陳通又匿情以奏。時當道者識其誣而駁之，劄下兩布政司各府詳勘，而皆以成案報。蓋其技無復可施行矣。而今而後，南雄之馱擔者至中站而止，南安即舍之象，不勾致其來，則各守舊規，而爭端永息矣。舍此無策，以素憤之繁蕪而難閱也。撮其要語，丈之於石，以告後之君子云。

重修嶺路記

明 桑 悅

庚嶺兩廣往來襟喉諸夷朝貢亦於焉取道商賈如雲貨物如雨
 萬足踐履冬無寒土南安人有驢背輩載絡繹米鹽器用多貨之
 所由出也開闢以來嶺之元胎峭崿刺天良艱於行有唐開元四
 年丞相張公九齡鑿石開道往來粗便自嶺至府治舊有甄石細
 街歲久碎沒尺點文綴散如列星路之真形邱隴陰壑積雨連旬
 滂者吹瀆往往人驢俱仆摩虬踞獨貨隨覆敗毆爭訟辨卒至求
 玩廢玉主客俱困公核素煩前守茲土者明解其故力募材弱付
 之嘆息而已華亭張侯由進士任兵部員外郎出守茲土首詢厥
 事因私計曰吾能火勞民大有逸矧勞有時貽逸無涯吾何憚而
 不為耶用集父老率工師親陟嶺舉抗路巨石嘗逃九齡斧鑿者
 悉用椎削取其營確以補道陷如昔負固今皆獻忠又砌以石礎

江西通志館稿紙

卷

頁

步級而升開元遺險脫於迴旋人可掉臂醉行
 陟降矣嶺路之修其費不貲因會鹽商之直每千稅一彼此挹注
 然其役之興適值歲歉福建江西列郡飢民趨役者日計萬指荒
 政暗修全活甚眾工興於成化十五年八月次年十月告成其長
 二十五里其闊一大悉用碎石塊平砌其中而青石長條固其邊
 幅放取巨材遇水架梁以免病涉又以餘力補墊城中街及城外
 至迎恩坊而北則新修治與嶺相準凡為路者三十餘里而學
 宮前後高賢祠後城址東北及通濟街謝行頭諸處置堤捍水又
 三百餘丈皆堅緻不苟可為數百年規利生民功皆非細周禮以
 通道濬川為政首務豈無意哉是役也巡視刑部侍郎金公僉
 憲陳公李公皆有區畫以相其成理宜聯書其名以誌無窮侯名
 獨字汝弼修政立教百廢具興其修嶺路之功識者以為宜配九
 齡廟食茲土云

宋

楷溪橋記

宋

章鑄

楷溪有橋乃宋紹興間郡侯祕書林公所建前記備矣然考之圖

志楷乃從木故老相傳溪岸多楷木遂以命名或曰眾流之所會

也故今稱曰楷溪橋今且百年矣水蓄而敗過者病焉余一日出

郊目擊怵然動心退而究其源委則知前人創始未有不為經久

計者自易木為石蓋嘗買田以為歲修之備立意固善作法非良

迺以田租屬之廣教院主僧去來不常悉以所入資其妄用橋之

頽圯不顧也計田之入歲為米二十五石有奇與其斥為繼徒蠶

食之費孰若收其贏以助吾惠政於是以其租歸於官存五之一

以贍掌橋道者姑輟已俸十緡助之餘則於綱賞庫借用焉積其

歲之入不數年可以盡償郡得此租則修舊起廢來者不容違其

江西通志

卷八

頁

責矣爰屬上饒邑佐游君炳董其事不七旬而告功橋之趾創者

一修半者二衡為尺十有三縱七十有四為欄為樞悉完之費八

千二百九十四緡有奇郡所撥之外乃邑大家出是塗者爭助成

之余懼夫郡有修橋之田而後人不之知也故刻之石以紀始末

宋

鳳林橋記

宋

玉庭珪

安成古為郡介於吳楚之間雖非通邑而山川城郭壯偉宏大猶

有故郡之遺風其西地最遠廣袤數百里崖壁峭絕而水鏘然出

於峒穴中江流蓋發源於此而匯於鳳林當闌開之衝水益奔放

舊有浮橋歲久壞弗治兵興以來吏常力屈於饋餉而愛民之政

一切不可為蓋非不可為而其勢不得為也後十有二年歙溪韓

信州貴溪縣上清橋記

宋朱熹

貴溪之水其源東出鉛山之分水北出玉山之鎮頭者合為大溪
 自弋陽西流逕縣治南少西迺折而北大溪之南有小港焉出縣
 東南境上西北流至縣治西南乃入于溪居民行客之往來者故
 以舟楫為三渡自縣治西南絕大溪者曰中溪當其西流北折之
 處者曰鑿石小港水落時廣不過百餘尺褰裳可涉霖潦暴至則
 其深廣往往自倍而亦為一渡中溪之舟每以是時過港嘗為橫
 波所蕩擊人力不得施鑿石則水觸西崖鬪怒騰蹙其險為尤甚
 故二渡者歲率一再覆溺邑人病之欲為浮梁以濟久矣而役大
 費廣無敢唱者今縣大夫建安李君正通至則陰計而嘿圖之久
 之迺得縣之餘財八十萬將以屬工而邑之大姓聞之有以錢為
 連環巨絙千五百尺以獻者有捐其林竹十餘里以獻者州家又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以米百斛佐之於是李君乃相大溪二渡之間水平不滿者以為
 唯是為可久遂以紹興三年六月始事民謹趨之不百日而告成
 兩崖礧石為磴道高者五百尺卑者亦居其五之四橋之脩九百
 尺比舟七十艘且眠水之上下而時損益焉又維十舟以梁小港
 作雙艦以航巨浸於是東西行者春夏免漂沒之虞秋冬無病涉
 之嘆其功甚大而費則省蓋其規模籌畫一出李君主吏工師拱
 手受成不能有所豫也既又留錢五十萬於明覺浮屠氏使自為
 質貸而歲輸其贏五一以奉增葺之費明年李君將去乃以書來
 道邑人之意請予文以記之予惟李君此橋之功百里之人與四
 方之往來者固已頌而歌之宜不待記而顯且其才之果藝明達
 用無不宜又非獨此為可書也姑為記其本末以告後之君子使

知其成之不易者如此相與謹視而時脩之是則李君及其邑人之志也云爾

上高浮虹橋記

橋曰浮虹循舊名也上高治北而市南一溪自萬載發源合新昌
水於兩間下走高安湖廣商旅之所經者保之期會井邑之聘問
有無之懋遷舉此問津無所濟者則病涉之歎作昔造舟為梁命
曰通濟嘉定改元令尹趙君伉夫剔敏取新修其壯也哉是幸未
夏瀑漲浸壞以沈蓋有溺焉者願暫不得展布屬守宰更新上下
方棘於財租入必藏則爰立乃倉釋奠有期爰修乃學賓館無
所則爰繕乃驛緒如縑繭馬得力而給諸謀之鄱陽馬君樸慨然
領其事稽趙君故籍得浮屠氏優婆塞以董之召父老諭士民而
相之度材鳩工經始於六月甲申越九日祭酉梁成為舟二十舟
率四丈有四尺兩舟相距二丈有二尺有半廣丈有六尺有奇
藉以枋視其廣維以索視其長舟兩端為瓦防風雨之浸淫也方
隅為闌約車馬之失墜也丹雘以塗之粉白以章之炤映炳明如
幻如畫遂為一邑之奇觀人物會通氣蒸融結若實不浮士女頌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滿歌觀以樂既奏功俄有曳杖而歌曰柱施朱兮畫駢舟蠟煉術
兮貫中流不辜裳兮不濡軌盡行歌兮來遊少焉有舟出於磐石
之中倚聲而歌若和者焉清越而長如出於雲間試聽之若曰南
瀕北岸兮煙水闊蛻露背兮浴明月教仙跨鶴兮觀厥成吹玉笛
兮渡林樾又歌曰了事兮癡兒不日兮成之攜兮同歸邦人兮所
思予願謂馬君曰予二人代庖於此輒冒馬舉行今也幸而集一
不集貽笑罔極非癡與君曰不為亭榭遊觀而施實德於民豈不
賢於濟漚洎以乘輿者哉使天下吏皆癡則事亦無不輯者矣予
感其言故為書驗來者馬君年未冠亞里選由大學始得一官方
將有為於時予老矣卜築林下欲歸而未能者也

宋 呂祖謙

撫之谿故無橋乾道初元知州事陳侯森始作浮梁以通往來淳

熙二年秋七月甚雨淫潦漂航斷笮無一存者吾友趙景明適

此州復新之以書請曰燁試郡未幾而橋毀約已費用不敢賦誌

民造端以十月戊寅告具以十一月丁丑部使者周侯嗣武實佐
 其費而屬役於知臨川縣江霖橋東西相維其脩百丈聯舟為梁
 合五十有四艘願記其成以諗來者予報之曰橋梁郡政之一也
 子不忍涉者之病政以時舉亦庶乎長民者之心矣然城闔之近
 易察也水潦之害易知也道路之謗譽易聞也至於不曠之地未
 形之患弗能自達之呻吟慨嘆昔之君子惴惴焉惟此之畏子尚
 戒之哉蓋心不在民固負於師帥父母之名慮不能周四封則亦
 無以充一方之任所存者篤所綜者博其開塞建著繼此而講者
 則有次第矣是橋也特發政之始邦人將惟子之視焉無是心而
 有是政者否也有是心而無是政非制於上而不聘則壅於下而
 不流也撫去吾州且千里孰臨子上孰承子下吾皆不能知獨以
 橋役言之有部使者勸相扶助以啓厥功有縣令奔走服勞以集
 厥事以是而觀子之州上下之際輯矣為子之所為其何所憚亦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何所誅乎邦人匪徒子之視將惟子之望且責也遂次其語以遺
 撫人俾立石水涯以俟
 平政橋記
 東 滕強恕

袁為州負山帶水一水清瀉東北入大江負城兩崖東為驚湍奔
 駛激射不可以舟橋之為宜慶元六年郡守李侯訖始一新之詎
 今二十年利敝圯闕不可頓足負且行於其上者震怖若將溺焉
 余乃括公庾之贏得米二百餘斛易緡錢八十萬有奇斥治倉之
 餘以佐其費命戶掾高君炎董之取材於山取工於傭閱月而成
 規制侈於其舊翼如輝如車輪馬足其行于履月戴星坦若通
 衢民咸便之橋始名永濟易今名自予始也夫子產以區區之鄭
 當四大國之衝登進厥民撫勞其力以車濟涉本不為過而孟子
 非之國雖小安可無政邪政有大體推誠心昭公道行實政而民
 不與焉如斯而已後世不知出此施小惠則解衣市恩有若田單

行小慧則	此子產之	人共此安	橋之成以	力經畫以
則	所不為也	靜之化若	以告邦人	以庀是役
伏立威有	而可與言	曰違道干	高君廉已	之成皆可
若趙廣漢	政乎子以	譽立威取	律下能使	皆可畫
皆孽孽以	迂拙來守	名則非予	有餘粟以	
喜懼移人	是邦日與	志也故因	佐公費又	
務自銜耀	與邦	一	出	

奉新縣志政橋記

新吳豫章郡之屬邑也。有水橫貫於邑之中，曰馮水。馮水之源出百丈山，行百有餘里，及邑之西，其流分為二：一經流在北，遠邑治之南而東，支流在南，根南市之北，至邑之東而與經流合。二流各有橋，梁以渡水，勢深悍，橋不能支，屢修屢壞。南橋之梁踰二百尺，而北橋之梁殆七十尋，故其壞尤數，其修尤難。宋初，邑大家胡氏架木為梁，太平興國中，胡之家在國子監，仲饒、胡新之，秩秘書省。

江西通志橋梁整理組
江西通志館
編

校書神容，請楊文公億為之記，名其橋曰安園。於後，改作浮梁，而易其名曰安濟。淳祐間，浮梁做晉城，鄉羅鐵腰奉新鄉王鈞率諸大家合力結為墩，至元末石墩亦做邑之令，依用民力，豎木為柱，置板於上，而易其名曰教行財力。夫力一皆取於民，王德全者，鉤之元孫也，輕財重義，克蹈祖武，視役戶歲遣督責之苦，役夫時被鞭笞之虐，惻然興憐，遂以修橋為己任。大德戊戌，捐資造新橋五，十餘丈，不藉勢於官，不假力於家，明年春為水所壞，則造二舟以濟，至冬復完其橋，月後，蝦壞，輒修，不以其事諉官府。買晉城鄉杉林數百畝，長養其材，為久遠計。歲己巳，相視水勢，平緩之處於橋之上，流二十步，內岸疊石，重構新橋，廣袤一仍其舊，其將終也，遺命囑其子文炳兄弟，勿墮前勞，以田租六百石及晉城杉林專備修橋之用。延祐甲寅，橋又壞，文炳兄弟又造二舟，以濟。至冬又成。

新橋其南橋舊名惠政大德以後修理一出王氏之力至是南流
漸微乃用上千餘力運土石實築堦道壅水北流南橋既廢得以
萃其工力於一橋而移彼惠政之扁易此行教之名邑人咸喜求
予文記其事予謂古以除治橋梁為官政而今亦然但官無可用
之財而惟民是資則惠未及民而厲先及之矣王氏以一家獨任
其功俾官不勞心而得惠政之名民不勞力而蒙惠政之實世世
繼述而無倦嗚呼其孰能有此用心者哉德全賑饑該受賞
典則以老辭將官其子則仲子文炳叔子文讓俱讓而以俾其季
子文傑仁讓如此王氏之昌其未替乎

昇平橋記

元 程文海

臨筠之文鵠山之陽梁於灝溪之上曰昇平橋灝溪忽歲輒壞至
大元五年春里長者黃應瑞相橋下流勢少殺謀遷之易族子田以

江西晉德物信 稿紙

移其址買晏氏山以鑿其石更為石橋堰地丈餘得故橋株十數
石佛像十有三乃故橋所也獨心喜鯉始于元年四月二十六日
落成于明年三月八日修丈十廣去其上高如廣之數上為屋七
楹工凡六千五百費緡萬五千有奇又為庵其湫以祠石佛廣道
者守之既歸出管珥以相馮橋成之日行者歌休者誦煙峰泉獻
狀增勝皇慶二年其請孫允武來京師謁記曰此鄉民之志也且
君平生好義嘗于上高之境為二橋曰新曰大許又鑿新喻檀嶺
道數里作舍邑旁以便蒙山之役者若此甚眾余觀萬金之贖世
常有之不拔一毛利天下嚶嚶然曰我為善我為善不過論士偶
飽巫覡求福田而已他弗知也黃其康子昔有結茅度蟻奪高第
者黃所濟多矣黃固涪翁之苗裔也盛德之門又浚以益之其大
也必矣君年八十餘耳目聰明齒髮不衰子若孫皆謹愿篤學未

必非其報此亦鄉人之言也君何心焉書界先武歸刻於橋之上
君字國祥人即其居號之曰晚山老人云

一惠政橋記
元 姚 雲

惠政門當新昌西郭山溪介之故為舟梁以門名暴澗漲起溪別

市斷涉有溺者賢慶乙酉邑令趙公綸初作石址後三年李公從

邱里之號更曰太和橋蓋三十有一年會蛟孽壞又六年鄉老姚

君在輔請于官釀成之越十有五載燬于劫火遺址巍然行者未

嘗不出涕也議復者眾矣何以不克成至是邑主據羅思敏以義

專施厥氏用勸一志興事橋卒以成維三百七十尺有奇什九分

之其一為衛上覆以屋為楹百有十六跋翼聯絡蒸繪煥爛凡致

材萬三千靡粟三千斛幣金以萬計者二百六十而贏勺受銖算

官不知後始辛巳迄己卯五年而後備通扁揭復名惠政與焉

利往屢市諫謹相率詣記于高安姚雲我聞大暉霖木絕港堯樹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橋水面伯造梁箋者謂自天子至士有常等民不得為之帝王共

德也鄭大夫濟人于漆洧君曰惠不知政蓋謂乘輿之濟不如濟

以政之博或深求于輿梁徒扛之外則濟人有非政與他日贏負

鉅刀役石傳海其民毒焉夫豈知依道之便民速于郵乎哉

一瑞州新修仁濟橋記
元 柳 貫

瑞州治高安其南西壑谷諸流匯為錦江橫貫州東下注章水州

之郭郭如環玦中分而塵閭衢巷夾其兩涯民旅居而錯行者

恃橋為命橋一日不葺則徒輿斂迹公私亦瘡雖官調水夫利小

舟待濟隕一羽于深淵若將委之因涉者之思利而知夫郡政之

大莫先于橋功矣昔橋未建聯艦繫竿直州治為浮梁隨波降升

然僅僅以歲月計成毀宋淳祐壬子樞密院編修官鄭公守郡始

相才宜橋鑿巖架虛既成九年而一毀毀十有一年守董公嗣成